

蛋頭先生

五年前，我辭去了那個薪水不錯但不再提供我任何動力的工作，去了歐洲一趟。在巴塞隆納，我報名了一個暑期工藝課。整個夏天，我和參與課程的二十三個同學就住在一棟老房子裡，男女合睡在一間大宿舍。那裡沒有冷氣，只有兩部快不行的電風扇，絲毫攪不動燠熱的暑氣。白天裡，我們所有人可以洗三次澡，只為了那短暫的涼快。

早上，我們學素描，學設計，還有手工實作。由於我先前從未讀過相關科系，有很多基礎得重新打起，我時常擔心自己的程度跟不上同學。但整體而言，學習的過程很愉快。到了下午三點，課程就結束了。我們會先快速地衝個澡，批上浴巾一起去海邊。到的時候，海灘已擠滿了人。幾位先去佔位的同學向我們招手，那裡有兩把大陽傘。我們並肩躺下，看海，和彼此聊天，聊過往的人生。我的英語不好，但不知為何都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。或許是借助於酒意吧。海灘上總不缺賣便宜啤酒的人，所有人都喝得醉醺醺的。

「好美啊，大海！」總是有人大喊。

海真的很美。這種時候，只要有一個人去海裡，所有人就會跟著一起去。很多時候，東西就因此被偷了。但我們在海裡玩得很開心。我們朝著彼此潑水，像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。

大衛是我的同學之一。他很安靜，大部分時候我也是。我們很少與彼此講話。只有在互評會時，我會和他分享我對他作品的看法——他做了一系列金屬雕塑：古代士兵，形狀如火焰的獸，一顆即將死去的行星。儘管和我一樣沒有相關背景，他做出來的東西卻靠著想像力驚艷了大家；而他絲毫沒因此顯得驕傲。有一次我不小心被器具割傷手，他是第一個幫我清理血跡的人，替我收拾桌面，陪我去醫務室包紮傷口。在海邊，他是唯一不下水的那個，總是在岸上看著大家。當然，他和大家的感情沒什麼問題。

可能他怕水吧，我總是想。

遠遠地看，體格粗壯的他像頭溫馴的動物，靜靜地躺在沙灘上。他朝我揮了揮手。我對他招手，但他沒有過來。

很快，課程就進行了一半。幾乎是眨眼的時間。我的素描進步許多，也不再擔心自己跟不上同學。下午我們依舊去海邊，因為海每天都不一樣，總是看不膩。偶爾和同學談到我過去的工作時，我發現，那好像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一個月竟然可以改變人這麼多。

那天，我因為生理痛，上完課後沒有和大家一起去海邊，待在宿舍休息。躺了一段時間後，我覺得自己好多了。我換上拖鞋，並不打算下水，朝海灘的

方向走去。

抵達海邊時，我找不到我的同學。我想，他們應該已經在水裡玩成一塊。沙灘上一貫地人擠人，我找了個空地坐下，看海，想著回去臺灣以後我該做什麼。我不想回金融業工作了，那樣的生活不適合我。那麼，就當一個設計師嗎？在某間工作室工作？似乎有點難以想像。

就在我思考的時候，海面起了變化，彷彿在微微地震動。過了段時間，我才發現，變化的並不是海，而是天空。原先泛著金色光暈的青空，轉眼間已成一塊深灰色的髒抹布，雨滴如簾幕般一層層垂下，從海中央快速地逼向岸邊。沒多久，陽傘上有了滴滴答答的聲響。起先只是豆粒大的雨珠。很快地，那變成一顆顆彈珠，打在皮膚上粒粒分明，甚至有些刺痛。雷聲在海面上轟然響起。

海裡的人們倉皇而逃，快步跑向沙灘，緊張地收拾一切。那些賣啤酒的小販是嗅覺最靈敏的，早就不知去向。人們東西拎著，大包小包地撤退。四周充斥著催促與呼叫聲，嗡嗡地成為一個整體，包圍著我。為了弄清楚狀況，我試著從裡頭抓取隻字片語，卻一個字也聽不懂。它們只是些無意義的聲音。沒多久，連那些聲音也消失了。沙灘上空無一人，只留下孤伶伶的陽傘。

我坐在原地，讓雨點打在我身上。我的全身已濕透，開始微微地發冷。但我不想躲去那些陽傘下。我看著海。現在，它已不是平日的樣子。驚人的浪向著沙灘捲來，一次比一次高。

肚子又開始隱隱作痛。眼前的海與灰濛濛的天空時不時糊成一片。這時我才發現，我可能會就這麼昏倒在海邊。突然間，我覺得有些可惜。

濕潤的沙向下塌陷的聲音夾雜在雷聲和雨聲之中。我轉頭，看見大衛就在不遠處，朝著我走來。

「妳在這裡幹什麼？」他似乎一點也不緊張，聲音裡帶著一絲好奇。

「你呢？你又在這裡幹什麼？」

他似乎被我的回答嚇了一跳，隨後指了指一段距離外的某個東西。他的全身也被淋濕了，黑色T恤緊貼著胸口，雨水從茂密的鬍子上滑落。灰濛濛的背景中，他看起來像隻大熊。溫和的那一種。

我跟他後頭，慢慢地走到他所指的地方。在一支陽傘前方，有個巨大的沙堡。我們在陽傘下坐下，他拿了條大浴巾讓我披著。

「那是你做的嗎？」我指了指那個沙堡。近看才發覺很細緻。有城門，護城河，還有各種大小不一的樓房在裡頭。

他點點頭。

「做得好漂亮。」我由衷地讚嘆。我不記得長大後曾看過這麼精緻的沙堡。那些大人做出來的總是很無趣。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們確實失去了某些東西。

接下來的時間，我們沒再說話。我們待在傘下，看雨墜落在沙堡上，慢慢將它還原成凹凸不平的沙地。我調整著自己的呼吸。吸氣，吐氣，看那些城門與樓房雪一般地融化。

沙堡徹底消失後，我的身體也溫暖許多。我對他說，我會把先毛巾洗一洗，再還給他。他點點頭，眼睛盯著原先是沙堡的地方。

「會難過嗎？」我問。我告訴他，那是我見過最美的沙堡。

他搖搖頭，笑了。

「一起回宿舍嗎？」我說。

「嗯。妳還好吧？」他轉頭，看著我。

「現在好多了。」

我們披著浴巾，一起朝宿舍走去。寬大的浴巾罩住了我們的頭。如果這時候有路人經過，應該會看到一隻雙頭的毛巾怪物。不過，我其實不知道有沒有人經過。浴巾裡，我們只看得見彼此。我說，你真的是很安靜的一個人。他靜靜地聽，偶爾回應。到宿舍之前，我們聊了很多我最近在想的事。

第三次約會時，大衛和我談起關於他自己的事。放學後，我們躺在海灘休息，欣賞夕陽。我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。他身上有一股古董店特有的味道，很好聞。他打開手機，給我看裡頭的圖片。

相簿裡，數之不盡的小公仔一格格陳列，如無盡向下延伸的百貨櫥窗，滑也滑不完。不同角色被小心地保存在規格統一的透明塑膠盒中：玩具總動員裡的胡迪、巴斯光年；星際大戰裡的安納金、天行者路克、R2 機器人；鹹蛋超人裡的宇宙怪獸、友好珍獸、亞博星人……有些角色我也沒見過，只有大衛叫得出它們的名字。有一些角色，甚至有多種不同的版本。儘管那些版本在我看來沒什麼不同，甚至完全相同，對大衛來說卻各有各的性格與名字。

某個時間點後，他開始回頭收集它們。他不清楚為什麼這麼做，也沒想過原因。那更接近一種迫切的直覺。小時候，他和這些角色玩在一起，把它們當真正的朋友。可以說，他是在它們的圍繞下長大的，除了它們外，沒認識幾個人。那是西班牙的偏僻鄉間，大衛的老家。它們在陪他玩耍的過程中，手腳斷了，衣服掉了。當時他並未在意。但長大後，他會特地飛去各地，把那些缺少的部件買回來，黏上、穿上，收藏在塑膠盒中。採買時，他又遇到了更多公

仔。他把那些也買回來，和舊的一起拍照建檔，通通收在老家，由他母親保管。

「這隻很可愛耶。」我指著一張按了愛心的照片。那角色我認得，是玩具總動員裡的蛋頭先生。

「那隻……哎。」他突然嘆了口氣，「我把它搞丟了，現在只剩下照片。我媽媽在我五歲那年把它送給我。小時候我最喜歡它了。」他的語氣突然變得嚴肅而傷感，讓我有些意外。

「沒關係，也許你之後會在哪裡找到它呀。」

他看著我。

「妳說得對。」似乎又重振了元氣。

「跟它搭配的蛋頭太太呢？你也弄丟了嗎？」

「他沒有。他只有自己一個。他是單獨推出的限定版。」

那東西現在就在我們臺灣的家，就放在我頭頂的床頭櫃上。這幾年裡，大衛飛去世界各地，找遍大街小巷，就是找不到它。上個禮拜，他終於在新宿的某家小店找到了。它被放在一個佈滿灰塵的玻璃櫃中毫不起眼的角落，似乎始終在等待著他。大衛搭了當晚的飛機回臺灣。到家後，他難掩興奮地將它輕放在我手心。那東西不大，小巧可愛，一雙大眼直盯著我瞧。

「終於……過了那麼久。」他的眼裡閃爍著光影。

我看著他，替他感到開心。

當晚，我在半夜莫名地醒來。我似乎在夢裡聽見蛋頭先生說話的聲音。我坐起身，凝視那個小東西。在它左右，簇擁著幾對長相幾乎相同的蛋頭夫婦。在它們之外，則堆疊著各卡通出現過的種種角色，向上觸及天花板，向旁延伸至沙發，客廳，廚房。它們密不透風地環繞著我們，保護著我們——用大衛的說法——最中心的位置始終空著，現在被填滿了。

我把那隻蛋頭先生拿在手中把玩。突然，感到一陣古怪的恐懼，便又放了回去。看著整面牆的公仔，我想起，要不是兩年前大衛的母親過世，這些東西應該還會待在地球的另一端，那偏遠的西班牙鄉村。

回歐洲處理完葬禮的事情後，大衛決定把那些收在老家的公仔搬來臺灣。我去機場接他時，他拖著二十幾個行李箱，如蜈蚣般列成長長一隊，周圍的人都在看我們。我問他，一切還好嗎？他說還好。回到家，我和他一起替那些東西找到安放它們的位置。由於數量實在是太多了，我們的家被塞得滿滿的。完成後，他默默流下眼淚。我抱了抱他。

之後，一切有了些變化。或許說變化也不太對，因為我們的關係自始至終沒有改變，只不過是生活上有些令我不自在的瞬間罷了。例如，當我們做愛，我總覺得那些公仔都在盯著我們看，尤其是最靠近的蛋頭夫婦們。它們隨著床的震動搖頭晃腦，露出詭異的微笑。

「你不覺得，這樣有點怪怪的嗎……」我說，「可不可以在我們做的時候，把它們拿下來一下？」

「妳不喜歡嗎？」他看起來有些失望，捏了捏它們的鼻子後，不再說話。看他那樣子，我覺得再計較也不是辦法。往後，我便沒再提起這事。每次做的時候，就看那幾顆頭在那搖啊搖，而他騎在我身上，也在搖啊搖。

大衛的母親去世後，我們常去找他所遺失的限定版。好一段時間裡，那幾乎成了我們生活的重心。我自己心裡也覺得，雖然不明白原因，在這段時期如果能讓他找到它的話，或許會讓一切好許多。所以我也陪他拼了命地找。不過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這樣：你越想得到什麼，那東西就偏偏離你離得越遠。

某一天，我們逛遍所有的古董店、二手店、模型店，卻也沒找著。我心想，或許那東西根本就不存在。大衛則始終沉默不語。回到家，我們癱倒在床上。過不久他的手伸了過來，探進我褪去胸罩的上衣。我心想，也好，我們都需要放鬆一下。我伸手去關大燈，打開做愛用的小夜燈，摟著他。這時他輕輕擋下我的手，說，等一下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「妳可以……試著演一次嗎？」他有些靦腆地說。

「演一次什麼？」

他有些害臊地瞥了瞥床頭櫃上方的那些公仔。

我看了看那些小東西，再看了看他。「蛋頭先生？」

仍舊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過了好久，我才在他那支支吾吾的敘述中，明白了他想要我扮演蛋頭太太。起初我聽到時，還以為他是在開玩笑。但在那靦腆的沉默中，事情漸漸地有了重量。但是具體而言，要怎麼做呢？對我來說，這事所帶給我的困惑仍遠大於其他情緒。我們也不是沒玩過角色扮演，只是，我實在想不出這能帶給我們什麼刺激，以及，該怎麼扮。大衛馬上給出了解答，針對後者。

要做的其實很簡單。就是戴上粉紅色的鼻子（從某一位身上拔下來的），畫淡紫色的眼影，塗上厚厚的口紅，以及，學蛋頭太太講幾句話。他給我看了幾部影片。從那裡，我明白蛋頭太太講話其實挺像是一般外國女生，只不過聲音比較尖而已。我說，模仿她的口氣說話就可以嗎？大衛說對，這樣就行。接著

他就去準備他的了。他跑到客廳，似乎也要喬裝一番。

我很快就照大衛的意思完成了我的變裝。他還在客廳弄時，我躺在床上，原先空白的腦袋開始有了些想法。四周好安靜。我看著環繞在我周圍的公仔，而它們也看著我。好像整個房間的公仔全都買了票，等著看這場春宮秀似的。我覺得有點呼吸不過來，調整了一下那個蛋頭太太的鼻子。突然間，我不太懂自己究竟在幹什麼。

有些朋友來我們家作客時，會被家裡的景象給嚇到。他們發出讚嘆的聲音，私底下卻用一種令人不悅的語調問我：妳都不會不習慣嗎？對於這問題，我總是答不上來。我說，我好像覺得還好。我想，我的意思是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興趣，像我喜歡飛機模型，因為我爸爸曾經是機長，而我假日的時候不愛往外跑，喜歡待在家裡拼拼圖。你不應該因為一個人的興趣比較特別就覺得他怎麼樣，何況那是大衛。多數時候，我也很願意陪他逛那些賣公仔的地方。那些地方通常都在某個地下室，或隱蔽的二樓，收藏著各種老東西，帶有一些神秘的色彩。我知道大衛喜歡我陪著他。

房門再次打開。大衛走進房間，看起來恢復了活力。看到他的樣子時，我開始覺得事情有些不太對勁。至少我已經不太想跟他做了。

他帶著黑色的紳士帽，全身脫得精光，眉毛用黑筆畫粗，只穿了雙藍色的運動鞋。透過裝扮與表情，我看得出他在扮演什麼。他的嘴巴笑得很開，眼睛睜得很大。

「親愛的，我看起來怎樣？」他以卡通裡蛋頭先生的語氣說。

他的樣子其實很滑稽。換作平常，我也許會笑出來。但是那投入的神情和語調，使我一時間不知如何反應。

「哈囉——有人在嗎？」

傾刻間我猶豫著，是否該暫停這場遊戲。然後我聽見自己用那陌生的聲音說：「達令，你看起來好極了！」

他一蹬一蹬地走過來，捏了捏我的鼻子，摸我，檢查著我，將我翻轉成各個角度。接吻後，我厚重的口紅印在他臉上，在鏡子裡看到時，我們都笑了。這一笑似乎緩和了什麼，又像按下某種開關。我們激烈地做愛，說一些蛋頭夫婦說過的話，逗彼此開心。我暗自慶幸自己沒有打斷這一切。結束後，我們筋疲力竭地躺在床上。大衛靠著我的胸口，就這麼睡著了。

我很少去想那天的事。直到某次地震將那些公仔如骨牌般推倒，看著空蕩蕩的牆壁，我才發覺，當時我是害怕的。過程中，大衛維持著一貫的溫柔——

他並沒有強迫我做些什麼，而只是以一種陌生的方式進入我——我們用玩具的語言說話，卻用我們的身體做愛。一切是那麼地自然，毫無殺傷力可言。但在他面前，我覺得自己似乎也只是隻公仔，一個真正的蛋頭太太。他看我的眼神與平常不同。那種眼神，我只在五年前見過一次。當時教室是昏暗的，因為已過了下課時間許久。我回到教室拿忘了的東西，看見他一個人專注地雕塑他的作品。他絲毫沒有注意到我。

那天之後，時不時的，我們會以那樣的方式做一次。我們也做其他的事：去跑步，去學游泳，去各地旅行；但沒有一樣與它意義相同。彷彿唯有如此，他心中某些特殊地帶才會對我敞開。好幾次，我想過對他開口。停下來，我在心裡說。至少，讓我知道這對他來說究竟代表著什麼。但是當我找到機會：變裝後的他走入房間，我們彼此相視而暫時無語時，我卻退縮了下來。他赤裸地站在我面前——顯然，這一切只對我展露。我把話殺死在自己的身體裡。吐出來的，是另一種聲音。

直到大衛找到它，一切停止了。

彷彿一種默契：我們不再去那些店。我們一起完成了一幅五千片的拼圖。睡前的時間，我們聊天，直到大衛去工作室工作。回臺灣後，他始終維持著這樣的工作模式。他喜愛深夜提供給他的靈感，甚於白天。

某天夜裡，我被公寓的開門聲喚醒，猜想是他回來了。過了段時間，卻沒再聽見任何動靜。我坐起身，眯著眼往房門走去。為了讓他能安靜的上床而不吵醒我，我一向不會將房門關緊，留下一道小縫。透過那道縫，我看見他一個人站在黑暗的客廳裡，面對鏡子。他裸著身體，頭戴那頂黑色禮帽，腳穿藍色運動鞋，靜悄悄地調整著自己的鬍子。

有一刻，我幾乎要走出房間。但是眼前的寂靜中的某種東西阻止了我。我看著他把鬍子調整好，畫上眉毛，對著鏡中的自己說話。他的聲音尖細，講的是一些小時候發生的事：某條泥土路的冒險，母親的料理，他與那些同伴編織出的故事。

我輕掩上門，躺回床上，整個人鑽進棉被裡。全身因顫慄而發抖。一段時間後，恐懼退身到另一種情緒背後。淚水順著臉頰滑下，進入床單。我挪動頭的位置蓋住它們，等著大衛回到房間。隱約可聽見他的喃喃自語穿越房門縫隙與棉被而來，彷彿小時候常聽的錄音帶，說著高潮迭起的故事。一個又一個故事連續著，像一張被細密針線縫接而成的夢之拼布，無止盡地延展它自身的想像：他和那幾十個朋友，他們一群人曾爬上彩虹，看見天空清澈如畫布的盡頭；去過最險惡深邃的海底洞窟，被怪物襲擊，在那裡損失了幾個同伴；抵達過一個沙堡構成的迷宮，在那宮殿般雄偉的城街裡失去了方向，最終逃出，逃到下一個夢裡；在那裡，同伴們全都起死回生。他們接二連三地闖入不同世界，彷彿能持續到永遠，直到晚餐時間，同伴們和他一起返回母親的家，一個

個變回那沉靜、不動聲色的樣子。他又是自己一個人了。

聲音有如燭火般熄滅後，大衛回到房間。他輕手輕腳地躺下，側過身背對著我。我把一些棉被分給他。

「吵醒妳了嗎？對不起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棉被裡的他已卸下妝容，光溜溜地蜷縮著身體，像出生不久的嬰兒。他的背很溫暖，我以臉頰貼著，無法想像這種溫暖消失。我抱著他，想起下著雨的海灘，雨水冰涼的觸感，逐漸消失的沙堡。試著輕撫他的身體。他沒有反應，卻也沒阻止，就這麼放任我的手遊走。手像是蓄滿動力的小船，在膚色的海面沉默航行許久後，漸漸失去速度，停了下來。掌心傳來他的心跳。

「需要我的時候，一定要跟我說喔。」

他把手交疊在我的掌背。接著，似乎睡著了。

「你想要再試一次嗎？」一段時間後，我問他。

他沒有回答。但我聽得見某種東西在他裡面緩緩地重新運轉的聲響，透過變化的心跳傳送出來。當我伸長了手想扭開小夜燈時，發覺天已微微地亮了。晨光之中，我們面對面坐在床上，為彼此打扮。我打開眉筆，替他畫上線條。